

顏氏家訓

附傳補遺
補正

四



顏氏家訓

附傳補遺補正

(四)

顏趙盧
之曦文
推明昭
撰注補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顏氏家訓
 附傳補遺補正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顏之推	注者	趙曦明	補注者	盧文弨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街		長沙南正街		各埠

宋本沈跋

顏黃門學殊精博。此書雖辭質義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處朋友鄉黨之間。其歸要不悖六經而旁貫百氏。至辯析援證。咸有根據。自當啓悟來世。不但可訓思魯愍楚輩而已。揆家有閩本。嘗苦篇中字譌難讀。顧無善本可讎。比去年春來守天台郡。得故參知政事謝公家藏舊蜀本。行閒朱墨細字。多所竄定。則其子景思手校也。迺與郡丞樓大防取兩家本讀之。大氏閩本尤謬誤。五皓實五白。蓋博名而誤作傳。元歎本顧雍字。而誤作凱。喪服經自一書而誤作經。馬牝曰驛。牡曰騶。而誤作驪。駱。至以吳趨爲吳越。桓山爲恆山。僮約爲童幼。則閩蜀本實同。惟謝氏所校頗精善。自題以五代宮傳和凝本參定。而側注旁出。類非取一家書。然不正童幼之誤。又秦權銘文。刪實古則字。而謝音制。亦時有此疏舛。讎書之難如此。於是稍加刊正。多采謝氏書定著爲可傳。又別列攷證二十有三條爲一卷。附於左。若其轉寫甚譌。與音訓辭義所未通者。皆存之以俟洽聞君子。淳熙七年春二月。嘉興沈揆題。

趙跋

北齊黃門侍郎顏公。以堅正之士。生穢濁之朝。播遷南北。他不暇念。唯繩祖詒孫之是切。爰運貫穿古今之識。發爲布帛菽粟之文。著家訓二十篇。雖其中不無疵累。然指陳原委。愷切丁寧。苟非大愚不靈。未有讀之而不知興起者。謂當家置一編。奉爲楷式。而是書先有姚江盧槩齋先生之分章辨句。金壇段懋堂之正誤訂譌。區區短才。遂不揣鄙陋。取而註釋之。年當耄耋。前脫後忘。必多缺略。第令儉於腹笥者。不至迷於援據。退然自阻。則亦不爲無益。至於補厥挂漏。俾臻完善。不能無望於將伯之助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冬十月十日。歐江山人趙曦明書於容膝居。是年八十有二。

瞰江山人家傳

盧文昭

瞰江山人者。常之江陰人也。邑有瞰江山。距山人家二里而近。故以爲號焉。父死三月。山人廼生。母劉孺人。辛勤鞠養。釁起家庭閒。幾有破卵毀室之患。母內藏其明。而外以柔道行之。故屢瀕於危。而卒獲免。山人始就外傳。便知好古學。少長就老儒車質齋學。其家多藏書。縱山人博覽。習舉子業者。羣相與非笑之。語聞於母。母召而詰之。則以如築室者必厚其基爲對。母曰。誠然。任汝爲之。山人益得沈酣其中。抵臘猶戀戀不肯歸。一生學殖之厚。實基於此。補郡諸生。其伯兄先入縣庠。有文名。常謂曰。吾異日終不如弟弟之文有根源故也。山人素守母教。律身以正。待人以誠。值窘乏。益刻苦自厲。雖通曉世事。絕不肯爲人居閒排難。唯忍飢閉戶讀書曰。吾懼此處一移足。便終身落坑窞也。同門友貢息甫令建平。邀之往。邑多地訟。歲久不決。一案之牘。高幾盈尺。山人不憚煩。爲之一一爬梳。要領既得。先以曲直之大。判明示之。而期日與質。兩造往往各自輸服。請無對簿。而願寢息者過半矣。諸欲爲姦鬻獄者。咸不便山人所爲。讒言繁興。而終不得閒。於是建平之政聲。爲羣有司最。經再期辭歸。先是山人以故明殉難典史閻陳二公。請於縣立專祠。後令劉君復捐俸爲之新廟貌。贖祭田有年數矣。無賴子乘山人之出。逐守祠者。奪其田而有之。山人歸告於縣。乞復其舊。時兇餒張甚。縣官頗右之。山人以一身撐拄其閒。幾爲所窘。賴同里楊主事蒼毓。邢秀才象三。咸相與維持之事。乃得直。還祠田。召道士守之。又邑之名宦鄉賢。故有專祠。教諭某私

以其地畀學胥而遷其主於大成門左右更衣之所。山人與教諭爭數四。縣置若不聞。終身以爲恨。事山人性剛直。其所不可者。終身不能強顏與之歡。亦不樂與顯達交。曩文弼之主講。暨陽書院也。山人居邑中。不自表襮。故名莫得聞。逾年。邢君袖其所作詩古文辭。并要與俱來。余一見傾倒。遂爲莫逆交。余官罷。主江寧之鍾山講席。身自請山人佐余所不逮。山人欣然許之。余有所述作。必取正於山人。能實直言。無所隱。凡余所蓄書數千卷。山人校讎幾徧。有求文并質疑者。驩然應之。無少靳。余門下士咸知敬愛山人。閒有以私干者。率峻拒之。先後共朝夕。凡九年。供給至菲薄。而山人不嫌也。山人詩文集外。著有讀書一得六十卷。其體例與黃東發日抄相近。注陶徵士集。凡數易稿。又注徐庾溫李羅昭諫等集。并近代陸拒石四六。各若干卷。著桑梓見聞錄八卷。八十外復注顏氏家訓。甫脫稿而疾作。始辭余歸里中。余今年寓書求其副本。欲爲傳之。山人欣然許諾。而力已不能自鈔矣。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日。考終於家。年八十有三。山人初名大潤。後易名肅。字敬夫。意欲自警其頽墮也。晚復更名曦明。考兩若處士。妣劉孺人。余嘗爲著家傳矣。娶於吳。生子二。貴中。庠生。守中。出爲從兄後。妻與子竝前卒。孫一人。同華。庠生。贊曰。先生有用才也。雖不得位。一施其利濟之具。然已爲衆人之母。多士之師有餘矣。成人之美而不尸其功。實浮乎名。究有不可得而掩者。先生之嫉惡若過於嚴。然孔子稱惡不仁者之爲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身既潔矣。寧肯受物之汶汶乎。所爲詩若文。冲灑演迤。不爲震盪險怪之音。此又其養之足徵者。顧今而後。誰相知定吾文乎。我有不可。誰余規乎。分首無何。頓失良友。此所以涕泗漣漣。不能已於質亡之歎也。

北齊書文苑傳

舊史官盧文昭注釋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九世祖舍從晉元東度官至侍中右光祿西平侯

〔晉書孝友傳〕顏舍字宏都琅邪華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

守舍少有操行以孝聞元帝過江以爲上虞令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年九十三卒諡曰靖三子髦謙約竝有聲譽

父魏梁湘東王繹鎮西府

諮議參軍

〔梁書文學傳下〕顏協字子和七代祖舍父見遠博學有志行齊和帝卽位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兼中丞高祖受禪見

鎮荊州轉正記室感家門事義恆辭徵辟遊於蕃府而已卒年四十二子之儀之推〔補〕案梁書以舍爲協七世祖則是之推之八世祖也史家所紀世數往往不同有從本身數者亦有離本身數者今攷顏氏家廟碑舍子髦字君道髦子謙字文和謙子靖之字茂宗靖之子騰之字宏道騰之子炳之字叔豹炳之子見遠字見遠見遠子協則梁書離本身數晉書連本身數是以不同編之與協義相近家廟碑作協與梁書同

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

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

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

謂無容儀也此之推自言云爾見序致篇

時論以此少之繹遣世子方

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值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獲免囚送建鄴景平還江

陵時繹已自立。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李顯重之。薦往宏農。令掌其兄平陽王慶遠書幹。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來奔。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祖見而悅之。卽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天保末。從至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河清末。被舉爲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爲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恆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接。顧遇逾厚。爲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其名。方得免禍。

〔北齊書崔季舒傳〕祖珽受委。奏季舒總監內作。韓長鸞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肅

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井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卽召已署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遜、封季琰、裴澤、郭遵等爲首。斬之殿庭。尋除黃門

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顙進奔陳之策。仍勸募吳士千

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陳。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故也。見幼主紀。乃云。

吳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計策。

猶以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

終。有文三十卷。家訓二十篇。竝行于世。曾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案〕諸本多刪此賦。不錄。今以顏氏一生涉履備見此中。故依史文全錄之。且爲之注。其

詞曰。仰浮清之藐藐。俯沈奧之茫茫。〔淮南子〕天文訓。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詩〕大雅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羣。〔傳〕藐藐大貌。〔左氏襄四年傳〕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已

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內諸夏而外夷狄。驟五帝而馳三王。〔公羊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白虎通號篇〕鈞命決曰。三皇步五

帝趙三王大道寢而日隱。小雅摧以云亡。〔班孟堅兩都賦序〕昔成康沒而頌聲廢。王澤竭而詩不作。〔孟子〕離婁哀趙武

之作孽。怪漢靈之不祥。趙武。謂趙武靈王也。武靈王胡服騎射事。見〔戰國趙策〕。〔續漢書五行志〕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笙。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廢掠宮掖。發掘園

陵。施頭翫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史記〕天官書。昂曰施頭。胡星也。一本作髦頭。〔左氏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郢。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

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蜀志譙周傳》：「典午忽兮，月西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秦》代魏者，晉姓司馬氏，珠璣當出緯書。《孔穎達周易正義序》：「秦亡金鏡，未鑿斯文。漢理珠璣，重興儒雅。」《初學記》引《尚書考靈曜》云：「河圖子提期地留赤用，藏龍吐珠。」《康成注》：「河圖子劉氏而提起也，藏祕也，珠寶物喻道也，亦漢當用天之祕道，故河龍吐之。」

澶澗鞠成沙漠，神華泯爲龍荒。
（尚書禹貢）荆河惟豫州伊洛

澶澗既入于河，《漢書地理志》：「澶水出河南穀城縣，北澶水出宏農新安縣。」《通典州郡七》：「荆河之州，永嘉之亂，沒於劉石。」《詩小雅小弁》：「蹢躅周道，鞠爲茂草。」《漢書蘇建傳》：「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古沙漠作幕字。』神華中華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騶衍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漢書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又《敘傳》：「龍荒幕朔，莫不來庭。」

吾王所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
（自注）晉中宗以琅邪王南度

之推琅邪人，故稱吾王。去琅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
金陵本吳地，後越滅吳，其地遂爲越有，故稱越也。說金陵者各不同，唯張敦頤六朝事迹序爲明析，言楚威王因山立號，置金陵邑，或云以此有王氣，故埋金以鎮。

之或云地接金陵之陵，故謂之金陵。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有天子氣。」始皇東巡，乃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改其地爲秣陵縣。《詩大雅卷阿》：「爾土字畝章。」作羽儀於新邑，樹杞梓於水鄉。
（易漸上九）鴻漸于陸，其

羽可用爲儀。《尚書召誥》：「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左氏襄廿六年傳》：「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洛陽伽藍記》：「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曰：『下官雖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

忘。
（後漢書楊震傳）轉涿郡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左氏昭廿九年傳）仲尼曰：『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逮微躬之九葉，頹世濟

之聲芳。
（左氏文十八年傳）問我辰之安在，鍾馭惡於有梁。我辰安在，詩小雅小弁。文本作我良者，譌。養傳翼之飛獸。
（自注）梁武帝納亡人侯景，授其命。

遂爲反叛之基。〔加注〕傳讀曰附飛獸飛虎也。史臣選唐諱改。〔周書竇儉解〕無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

子貪心之野狼。

〔自注〕武帝初養臨川王子正德爲嗣。生昭明。後正德還本。特封臨賀王。猶懷怨恨。徑叛入北。而還積財養士。每有異志。

也。〔加注〕〔史記項羽紀〕猛如虎。很如羊。

貪如狼。〔左氏宣四年傳〕諺曰狼子野心。

初召禍於絕域。重發覺於蕭牆。

〔自注〕正德求征侯景。至新林。叛投景。景立爲主。以攻臺城。

雖萬里而作限。

聊一葦而可航。指金闕以長鑲。向王路而蹶張。

〔賈誼書過秦上〕鉅綬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鑲。〔漢書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疆弩張之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

之弩。以手張者曰蹶張。

勤王踰於十萬。曾不解其搯吭。

〔左氏僖廿五年傳〕求諸侯莫如勤王。〔史記劉敬傳〕夫與人鬪。不愷其吭。捫其背。未能全其勝也。〔集解〕張晏曰。吭。喉嚨也。〔案〕噉音厄。吭音

胡浪反。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爲頸大脈。俗

所謂胡脈者也。〔案〕吭與吭同。漢書作亢。

嗟將相之骨骸。皆屈體於犬羊。

〔自注〕臺城陷。援軍並問訊二宮。致敬于侯景也。〔加注〕〔史記專諸傳〕方今吳國外困於楚。而內空

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

武皇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既饗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於巨猾。每凜然而負芒。

〔陶潛讀山海經詩〕巨猾肆威暴。欽獨違帝旨。〔漢書霍光傳〕宣帝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懼之。若有芒刺在背。

自東晉之違難。寓禮樂於江湖。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波

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漳。

〔自注〕孝元帝時爲荊州刺史。〔加注〕〔左氏哀六年傳〕江漢雖漳。楚之望也。

犀函與鶴膝。建飛雲及餘煌。

犀函。犀甲也。〔周禮考工記〕燕無函。〔注〕函。鎧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又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方言九〕矛。筱細如鴈。犀者謂之鵠。鄒。〔初學記〕引晉

令曰水戰有飛雲船、蒼華船、先登船、飛鳥船。〔郭璞江賦〕漂飛雲、建餘鯨、餘鯨即左氏傳之餘皇也。

北徵兵於漢曲，南發饒於衡陽。

〔自注〕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督、荊州都督府〔加注〕說文：饒，野饋。

昔承華之賓帝，實兄亡而弟及。

〔自注〕太子薨，乃立晉安王爲太子。〔加注〕文選：陸士衡皇太子宴詩：馳厥負櫓，振纓承華。〔李善注〕引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周書〕太子晉解：王子曰：晉

後三年，將上賓於帝所。〔史記〕魯周公世家：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集解〕何休曰：父死子繼，兄終弟及。

逮皇孫之失寵，歎扶車之不立。

〔自注〕驍皇孫驪出封豫章王而薨。〔加注〕扶車疑是緣車。〔獨斷〕緣車名

曰皇孫車。天閒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襄陽阻其銅符，長沙閉其玉粒。

〔自注〕河東岳陽皆昭明子。〔加注〕〔史記〕孝文本紀：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爲

銅虎符、竹使符。〔集解〕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索隱〕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梁書〕河東王譽傳：臺城沒，譽還湘鎮，世祖遣周宏直督其糧，前後使三反，譽並不從。邊自戰於

其地，豈大助之暇集？子旣損而姪攻，昆亦圍而宵襲。褚乘城而叔下，杜倒戈而夜入。

〔自注〕孝元以河東不供，船糧乃遣世子方等爲刺

史：大軍掩至河東，不暇遁拒。世子信用羣小，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東急而逆戰，世子爲亂兵所害。孝元發怒，又使鮑泉圍河東，而岳陽宣言大獵，即擁衆襲荊州，求解湘州之圍。時襄陽杜岸兄弟怨其見劫，不以實告，又不義此行。率兵八千夜降岳陽，於是遁走河東府，褚顯族據投岳陽，所以湘州見陷也。

行路彎弓而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猶病諸，孝武悔而焉及。

〔漢書〕武五子傳：戾太子據因江充陷以巫蠱自經。

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方幕府之事殷，謬見擇於人羣。未成冠而登仕，財解履以從軍。

〔自注〕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

侍以軍功加鎮
西墨曹參軍

非社稷之能衛

〔禮記檀弓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

僅書記於陞闕罕羽翼於風雲及荆王之定

霜始讎恥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於夏汭

〔自注〕時遣徐州刺史徐文盛領二萬人屯武昌廬州拒侯景將任約又第二子綏寧度方諸爲世子拜中撫軍將軍鄆州刺史以盛聲勢

〔加注〕注中綏寧度三字疑爲〔左氏閔二年傳〕大子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

濫充選於多士在參戎之盛列慙四白之調護廁六友之談說

〔自注〕時遷中撫軍外兵參軍掌管記與文珪劉民英等與世子遊處〔加注〕四白四皓也〔史記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留侯畫計曰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迎此四人來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初學記〕引晉公卿禮秩曰慙懷立東宮乃置六傅皆尙書事始置詹事丞文書關由六傅時號太子六友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說

音緊

深宮之生貴矧垂堂與倚衡

〔漢書袁盎傳〕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案〕顏用倚衡正與如淳說合顏師古乃云騎謂跨之非古義也

欲推心以厲

物樹幼齒以先聲

〔自注〕中撫軍時年十五〔加注〕〔後漢書光武帝紀〕降者更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厲磨厲也〔漢書梅福傳〕爵祿東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樹立也齒年也〔漢書韓信傳〕廣武君

曰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

儼敷求之不器乃畫地而取名

〔詩曹風下泉〕愴我寤歎〔箋云〕愴歎息之意釋文苦愛反〔書伊訓〕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不器言不器使也〔漢書張湯傳〕霍光問千秋戰國方略山川

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千秋湯子安世長子也

仗禦武於文吏

〔自注〕以虞預爲鄆州司馬領城防事

委軍政於儒生

〔自注〕以鮑泉爲鄆州行事據鄆州府也

值白波之猝

駭逢赤舌之燒城。

〔後漢書獻帝紀〕白波賊寇河東〔章懷注〕薛瑩書曰黃巾郭泰等起於西河白波谷時謂之白波賊〔太平經千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餅。

王凝坐而對寇白詡拱以臨兵。

〔自注〕任約爲文盛所困侯景自上救之舟艦弊漏軍饑卒疲數戰失利乃令宋子仙任約步道偷郢州城預無備故陷賊〔加注〕〔梁書鮑泉傳〕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府州事不卹軍政唯蒲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既而傳告者衆始令圍門賊縱火焚之城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景後殺之白當指鮑泉猶言白面書生也詡拱或是翺拱之誤。

莫不變媛而化鵠皆自取首以破腦。

〔抱朴子〕周穆全王征久而不歸一軍盡

化君子爲猿爲鵠小人爲沙爲蟲鵠與鵠同。

將睥睨於渚宮先憑陵於他道。

〔自注〕景欲攻荊州路由巴陵〔加注〕〔漢書田蚡傳〕睥睨兩宮閒師古曰睥睨旁視也〔案〕睥睨卽睥睨也〔左氏文十年傳〕子西沿漢沔

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案〕渚宮在荊州正義云當郢都之南〔左氏襄廿五年傳〕今陳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

懿永寧之龍蟠。

〔自注〕永寧公王僧辯救巴陵城善於守禦景不能進〔加注〕此龍蟠以喻莫之敢攪耳。

奇護軍

之電掃。

〔自注〕護軍將軍陸法和破任約於赤亭湖景退走大潰〔加注〕〔後漢書皇甫嵩傳〕閭忠說嵩曰將軍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幹虜快其餘毒縲囚膏乎

野草。

〔左氏成三年傳〕兩釋衆囚以成其好〔杜注〕衆聚也案與縲同〔孔安國論語注〕縲黑索〔文選〕司馬長卿論巴蜀檄〕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李善注〕引春秋攷異鄆曰枯骸收骸血膏潤草。

幸先主之無勸賴勝

公之我保。

〔自注〕之推執在景軍例常見殺景行臺郎中王則初無舊識再三救護獲免因以還都〔加注〕先主謂蜀先主也舊本作先生譌〔魏志呂布傳〕布既降生縛之布請曰明公將步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

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領之於是縱殺布〔史記淮陰侯列傳〕韓信亡楚歸漢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已斬次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乃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滕公乃夏侯嬰也劉

鬼錄於岱宗招歸魂於蒼昊

〔自注〕時解衣訖而獲全〔加注〕剗削也〔魏文帝與吳質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博物志〕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主人生

命之長短〔古樂府怨詩行〕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魏應璩百一詩〕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楚辭〕有招魂〔爾雅釋天〕春曰蒼天夏曰昊天

荷性命之重賜銜若人以終老賊棄甲而來復

肆鴛距之鵬鴒

〔左氏宣二年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矐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注〕棄甲謂亡師〔張茂先鷦鷯賦〕鷦鷯介其鴛距〔詩小雅四月傳〕鷽鷽食殘之鳥也

積假履而弑帝

憑衣霧以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聞道之十年

〔自注〕臺城陷梁武曾獨坐數日侯景於文爲小人百日天子及景以大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僭位至明年三月十九日臺城逃竄是一百二十

日尹天道繼大數故文爲百日言與公孫述但稟十二而句歲不同〔加注〕〔左氏僖四年傳〕賜我先君履〔杜注〕履所踐履之界衣霧當作依霧〔霧疆新論均任篇〕夫龍蛇有翻騰之質故能乘雲依霧注中葺字疑

就狄俘於舊壤陷戎

俗於來旋慨黍離於清廟愴麥秀於空廬鼓鼓臥而不考景鐘毀而莫懸

〔詩王黍離序〕閔宗廟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

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史記宋微子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周禮地官鼓人〕以鼗鼓鼓軍事〔毛詩傳〕考擊也〔晉語七〕魏顓以其身却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

同其勲銘於景鐘

野蕭條以橫骨邑闐寂而無烟疇百家之或在

〔自注〕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

覆五宗

而翦焉

〔史記五宗世家〕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書五子之歌〕覆宗絕祀〔杜注〕成二年左傳〕翦盡也

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絃

〔自注〕公主子女見尋見難〔加注〕

〔石崇王明君辭序〕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史記大宛傳〕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女。漢道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漢書西域傳〕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經長干以掩抑。

〔自注〕長干舊顏家巷。〔加注〕〔劉淵林注〕吳

都賦：「建業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吏民雜居。」東長干中有大長干，小長干，皆相連。大長干在越城東，小長干在越城西。地有長短，故號大小長干。掩抑，意不舒也。

展白下以流連。

〔自注〕靖侯以下七世墳塋，皆在白下。〔加注〕白下一名白下

門，今江寧縣地。深燕雀之餘思，感桑梓之遺度。

〔禮記三年間〕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踴躍焉，踟躕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

焉，然後乃能去之。〔詩小雅小弁〕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

得此心於尼甫，信茲言乎仲宣。

〔王仲宣登樓賦〕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歎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

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

邊西土之有衆，資方叔以薄伐。

〔自注〕永寧公以司徒爲大都督。〔加注〕〔書牧誓〕迺矣西土之人，邊與邇同。又〔秦誓中〕西土有衆，咸聽朕言。〔詩小雅采芣〕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六月〕薄

伐獫狁，至于太原。

撫鳴劍而雷咤，振雄旗而雲罕。

咤與吒同，陟嫁切。叱，怒也。罕當作罕，倉沒切。危高也。

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窮於巢窟。屠蚩尤於

東郡，挂邳支於北闕。

〔自注〕既斬侯景，烹屍于建業市，百姓食之。至于肉盡，骸骨傳首荊州。懸于都街。〔加注〕〔史記五帝本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續漢書郡國志〕東平國

壽張，故屬東郡。〔劉昭注〕皇覽曰：蚩尤家在縣南鄉城中，高七丈。〔漢書陳湯傳〕邳支單于殺漢使者，湯燔制發城郭，諸國兵薄城下。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相杜勳斬單于首，於是上疏宜縣頭，臺街變夷邸間，以示萬里。

弔幽魂之冤枉，掃園